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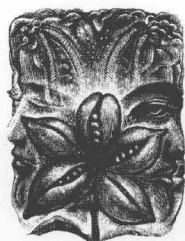
沈泽宜诗选

沈泽宜◎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1227
1121



沈泽宜诗选

沈泽宜◎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泽宜诗选 / 沈泽宜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360-5800-2

I. 沈… II. 沈…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81 号

责任编辑: 张 懿

封面插图: 徐龙宝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6.5 2 插页

字 数 10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在历史和诗神的祭坛上

谢冕 孙绍振

读诗有多种心态，有的诗可以躺在床上读，有的诗却要正襟危坐。读艺术精品，为了享受独自吟哦的陶醉；读当代新潮，旨在追求智性的苦涩。然而，读沈泽宜的诗，却要有别一番心境。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人，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大人，从青春到迟暮的心灵自传，然而，他的重要性，恰恰在于，不是单独一个人，他的生命卷入历史的旋涡，承载着一代人生命的沉浮。年轻的时候，他把生命交给了诗，以诗为生命。每一首诗，都是生命的记录，在那浪漫主义席卷天下的年代，足以令人羡慕，也足以令他自豪；如今，展示在眼前的卷帙，虽然，其物理重量并不要求超大的砝码，然而其历史的深长意味，肯定超越了他年轻时代的期许。震撼着读者心灵的，不仅仅是以诗为生命的天真痴迷，而且是以生命为诗的沉郁顿挫。不论是意象华彩的还是语言淡定的，都散发着从生命的炼狱中蒸腾上来的血腥和恐怖，当然还有悲壮的、凄美的磨砺。这种悲剧性灾难和自我救赎，属于历史，也属于民族的记忆，然而，幸而不幸，沉入记忆，却可能变得抽象，变得飘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这里发出的声音才不可等闲视之：它具有在时光隧道里回荡，余音不灭的启示性。有时，它让你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诗，直面心灵的历史，历史的心灵，既惊心动魄又坦荡豁达，历史和现实的距离既遥远又邻近。

可以用很多的标准来衡量诗，最根本的准则，无疑是在苦难中的精神涅槃，这里的每一行诗，是生命换来的，生命无价，诗也变得相应的昂贵。几十年的生命，铸就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最深意义上的悲

剧，一个个意象群落都渗透着悲剧感。命运是如此的不公，居然选择了他这样一个人，来承受施虐者的凶残。明明他的躯体并不十分强壮，明明他的心灵又是那样浪漫而脆弱。为什么要选择他背上这样的十字架？历史是不会回答的；但是，正因为他童话般的天真，精神酷刑才显得更加惨烈。悲痛、悲哀、悲凉、悲郁、悲悯、悲凄正因此而转化为荡气回肠的悲壮。心灵的血泪史，构成了跨越世纪的震撼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仅仅把它当作诗，不如当作历史祭坛上的牺牲。

写到这里，我们想起鲁迅序殷夫《孩儿塔》序中的话：“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打开沈泽宜的诗集，最受关注莫过于那首在1957年5月19日北大民主墙上的《是时候了》，这是历史的永恒的宣言啊。但是，他却把它放在了附录里。也许，他青年时代的唯美主义至今阴魂不散，认为这样强烈的政治抒情，与诗意不完全相容吧。然而，事隔五十二年，当年阅读的心潮仍然排闼而来：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
痛苦和爱情
一齐都
泻到纸上。
不要
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

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见天光！
即使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
落到头上……

北大大饭厅前墙上，墨汁未干的第一印象，只是痛快，记忆深处还有为朦胧的意念找到铿锵明快的语言而奔走相告。但是随着形势的转折，在批判会场上，“是时候了”，被引申为大逆不道的鼓动叛乱的纲领。我们亲耳听过政治局委员彭真以反右胜利者的雄姿反诘：北大的沈泽宜不说“是时候了吗”？诡秘的历史把它改编为历史的名言，内涵向正反两面增值。不回到历史语境，很难体悟到其中与时俱增的浩茫和丰厚。

但是，不能忘记了它是诗。从当年的诗学话语来说，这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是如此富有青春的冲击力；语言甚至充满了错位的反讽。“是时候了”，本来是属于被斯大林称赞为苏联“最有天才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是他的红色经典长诗《列宁》开头的第一句。这个回避动词的名词谓语句，以突兀的气势，使对领袖的崇拜带上了鼓动家的自豪，但沈泽宜的自豪却不是来自颂歌，而是相反，冲击压抑的痛快淋漓。

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沈泽宜，绝对不能忘记他是一个诗人，他的生命的重要性不能完全放在历史的祭坛上，而且应该放在诗神的天平上。

他很早就以身许诗，乳名“新新”，有意与“星”同音，对于光明的向往，实际上是唯美的追求，这一点，似乎与生俱来，后来的经历证明，过早如此许身，是单纯得有点傻气的，迷信浪漫和善良，使他早期的诗，有过多的孩子气的童心。对于浪漫诗学的执拗，注定了他不但在现实中，而且在诗学上，道路曲折坎坷。哪怕厄运当头，躯体和思想均遭流放和苦役，他在诗歌中，仍然沉溺于某种空灵的幻美中。

浪漫的星光照不透四周的遭遇，相对于严酷的苦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浪漫，对于他的诗歌是一重透明的罗网。

从这里，不难看到他的矛盾。虽然，他在《自白》中说：“我把最真实最隐秘的内心独语留给了诗，它百分之百的真实、诚实。”他还引用北岛说：“‘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 / 却未曾违背 / 一个儿时的诺言 / 为了这 / 那和孩子的心不相容的世界 / 就再没有饶恕过我’，我也大抵如此。我的散文作品中有礼貌语言和不得已的妥协。”其实，他还是太浪漫了，太天真了，诗不能完全靠诚实，它还是一种精致的想像，一种幻境的自由，诚实只是道德的要素，如果不是和想像中把真诚和自由结合起来，是没有艺术的震撼力的。当然，诗人的本能迫使他在真实和诗学的假定之间寻求平衡，在创作实践中，他不能不和自己这种天真单纯的诗学搏斗。《映山红》就有点风骨了，毕竟是生命的记录，在那个年代，映山红以它的地域名“山丹丹”早已垄断了象征红色革命精神专利，居然被想像成“当你一旦怒放，就吹响反抗的最强音 / 为奋斗者壮威，给寂寞者鼓勇 / 把团团热气向久经践踏的人们吹送”。在探索感觉和语言的历程中，这样的诗句，与其说是不够深邃，不如说是情感和理念在想像中还不够和谐。想像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思想只有在本体和喻体精密的交接点上，才能获得自由。换一个角度说，他早期的诗，最缺乏的，不一定是艺术的想像力，而是在想像中让深化思想和意象达成天衣无缝的和谐。但从《映山红》开始，对于善和美的无条件依赖，唯美的浪漫，似乎开始出现了裂痕。请看他的笔记：

泰戈尔说：“人类的历史在很有耐心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我说：被侮辱者呵，在你自由之后，忙着去把别人侮辱？

对于人心险恶感知，冲破了他的浪漫的心理惯性。把善和恶、美和丑的搏斗收入心境，恶的主题，在他的诗中出现，这就有了难能可贵的深邃。但是，要把这样的思想和形象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可能

还要等待。至少要等到《动物园又到了批珍禽异兽》：

感伤主义诗人呻吟道，不对！

谁说野兽没有感情？

它正想念山林想得心碎。

野兽伸了个懒腰，仿佛说

我原本无家可归。

此诗是写于1976年11月某日，地点是某下水道工地。处于劳役之中，他的心灵不但反抗现实，而且反抗他的浪漫，他的艺术出现了新契机。值得注意的是：情绪是平静的，不再是浪漫主义者所夸耀的那种“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泻”，语言也不是华彩的，而是朴素的，诗人似乎成功地抑制了夸张的心理定势，追求到某种扫却铅华的境界。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冷峻的思想与朴素的话语的统一。记住，这一年他四十二岁，从十几岁，就立志献身于诗的诗人，耗费二十多年的生命，才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找到了自己。

未来，似乎应该从今天开始。

那么多恶和丑，一直是浪漫视觉的盲点，如今激发着他才思的居然有“卑鄙”和“杀机”。他的诗学境界开始两极扩张，哪怕是在散花的天女身边：

散花天女襟袖间洒落的不是繁衍和幸福

而是骇人听闻的卑鄙，毛骨悚然的杀机！

唯美的诗人，终于学会了写丑，语言中的浮华逐渐为严峻的精练所代替：虽然速度远远落在血泪和苦难，但是，他的艺术在挺进。请看他凭吊圆明园的诗句：

美，零零碎碎地躺了一地

任你去想像，勾勒
无例外地将每一幅画稿
每一页诗笺
都涂上凄清的颜色

美是“破碎”的，色调是“凄清”的。当然，这并不是他心灵的全部，生命是丰富的，即使在厄运的重压下，不但有痛苦和煎熬，而且有爱情，可爱并不是甜蜜的，而是苦涩的，这个在强暴面前时时做出受难者大无畏姿态的诗人，在爱情面前却是柔弱的、胆怯的，让我们来重温《邂逅》：

你缩拢了肩膀
依靠在我胸口
发香和体热一阵阵晕眩
树那样站着，我不敢低头吻你
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说，唯美和浪漫找到了一个新的变奏，特别在他的十四行诗，在爱情的母题中，他的情绪由于节制而显得深刻：

两滴雨要在太空相遇
多么难。所以它们在我们的伞上
如此兴奋地交谈，而我们呢？
——在伞下面躲着

八十年代中期，无疑是沈泽宜诗歌探索的高潮，正是思想成熟，扬弃了浪漫，追求智性风格的时期。如果前期他的拿手好戏是激情的话，此时，他常常表现出前期绝对要回避的冷峻，以对情绪的控制，迎来哲思的深邃。在艺术上，转向不事张扬的哲思。如《听说》：

以后的故事都将从江边开始
既然有一个说谎的夜晚
就会有一个诚实的白日

在勇猛开拓的历程中，情绪的从容，成为他新阶段的标志，很显然，他的蜕变并不轻松。他知道，在诗神的祭坛上，要提高自己的阶位，需要提炼多元的话语。有时，他不能不冒着邯郸学步的风险，把拿手的抒情哲思的和谐隐藏起来，代之以不和谐的反讽。如：

诗人以诗稿擦皮鞋
烟灰掉进眼中
怎么揉也揉不出去

一个孩子把被系住的蜻蜓
放归蓝天
诗人见了，嚎啕大哭

而在《夜游》中，他驾驭的话语，其扭断逻辑的脖子的气魄，完全可以与后新潮诗人并驾齐驱：

我早想沿街卖唱了
你总不在
风一路殷勤关照
奇迹尚未发生
最好别哭
也别想笑

倚栏杆准会坏事
漂走最后一个码头
凭一个简单的信号搭桥

要是遇雪受阻
真不知
我来看你还是
你来看我为好

1984年夏反自由化声浪中

甚至出现了北岛式的诡异的反逻辑的哲思。如，他笔下的“小虫子”：

绕着树干爬了半圈
我的头发就全白了

再走向冷峻，就是扼杀浪漫激情的风景，他的语言库存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所幸，在非激情的语言积累上，他很快显示了足够的丰富。作为一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过来的诗人，他令人惊羨之处，不但在艺术上有足够的勇气攀登不息，而且有足够的才智追上前卫新诗艺术。但是，从根本上说，驾驭这样的话语，他并不如那些新潮诗人游刃有余。他的拿手好戏似乎不在这里，他的活跃的情绪，在这样的话语中得到的表现，远远还不能达到自如的程度。但是，这是一个过渡，没有它，他就不能从浪漫的硬壳中挣脱出来。可喜的是，沈泽宜的灵气使得他驾驭它，又不拘守于它。

当他把浪漫与冷酷，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达到水乳交融的状态时，他的话语显然是高度精致了，既保持他年轻时期的佻达，又有世纪末的沉着，在浪漫中渗透着惊心动魄的冷酷，他的《感觉》可谓这方面的代表：

而天是蓝的
草丛中阳光涌动
热烈而惆怅的气息
自麦地传来
大地如梦 生命

简单得像一声唢呐
从这头到那头
迅速传向田野的空旷与辽阔
你站立不动
分不清那种感觉
是热爱还是忧伤

1995 年夏

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感到某些后新潮的警策和深沉，这表明他诗艺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虽然，历史已经不会让他充当中华诗国的前卫。在经历了那么多灾难之后，在付出了青春的、中年的代价之后，在追随了这么多流派之后，他的心境和诗境都走向了真正的成熟。尤其是表现抚摩着晚年的创伤之时，他在对故乡的、对城市的观照和默默欣赏中，创造了一种平静、悠闲、深沉的风格：

闲来无事，眺望灯火
怎样被积木般的城市点燃
如此神奇，如此灿烂。于是
便原谅了它的浮躁，说谎
和铺天盖地的广告

在一群伙伴中，我不过是
一名打弹珠的少年，如今
像一株被冬天掠夺一空的桑树
高举风中的双臂，张开十指
为永远的家园祈祷平安

这里，不但情绪净化了，而且语言也净化了，二者似乎都进入了一种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不管早期浪漫的，还是中期新潮的，话语中那种烟火之气消逝了，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者，此之谓也。当然，

他的生命是丰富的，在得到昭雪的日子里，他又找回了孩子气的天真：

那么，让废墟留给落日吧！

轻轻地说声再见

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

当然，这种孩子气的天真，已经不同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更多的是从灾难中解脱后的坦荡、自信和庄重。在情思的深厚和语言的淡定的张力中构成意境，以言外之意大大超越言内之意而富于智慧的启示性。令人想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赞语。当然，他出色的作品，远不止这些。也许，他的十四行爱情组诗《西塞娜》，更加珠圆玉润。那里有他的自然流泻，用不着考虑后新潮的追逐，不回避情感和语言流露出古典的和谐，人与诗达到高度的统一，没有遮掩，没有躲闪，只有优雅的含蓄。以下这个片断是很具象征意义的：

一条鱼被拦腰剥去一截

只剩下了一头一尾

那条鱼就是我，西塞娜

总也游不进寻常天气

头依然向往崇高和美丽

尾却一再把它嘲弄、讥讽

强行焊接事实上不可能

没法跳跃也没法游动

头依然觉得年轻，渴望奇迹

尾等待退出，早已衰老疲惫

所有理想都成了泡影

所有心事都已成死灰

只有你，西塞娜，能把它重新合拢
如同合拢生与死，春与冬

他坦然呈示自己的矛盾：头颅和躯体分离，理想追求“崇高”“美丽”，而现实却成了无奈的“死灰”，这是他生命的严峻解剖，从另一个意义上，也是他诗的历程的总结。他的耕耘，是由他自主决定的，然而，说到收获，却并不由己。当他写出震撼历史的篇章时，作为诗，是幼稚的；当他诗艺成熟，却并不在诗史的最前沿。这是沈泽宜一个人的特殊命运吗？也许不是，这是许多诗人的命运，把生命许给诗的人，大多是轻率的、冒险的，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风险极大的生命的赌博。如愿以偿的，往往是少数幸运儿，而且是由于偶然，由于上帝的青睐，意外发现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诗歌史上辉煌的标题之中。

2009年6月17日

献 诗

人的心本是一盏盏明灯，
灯与灯间隔着堵堵高墙。
每盏灯只能照亮自己，
却从不能够彼此照亮。

一旦推倒所有的墙垣，
大地的灯光就连成一片。
我们的心灯汇成火炬，
向着新路阔步而前。

目 录

序

在历史和诗神的祭坛上 / 谢冕 孙绍振	001
---------------------------	-----

献 诗

1951—1953

一个明亮的湖泊	003
歌	008

1953—1958

病院之春	011
我灵魂底曙光 (歌词)	012
别崇花	013
路边一株孤独的铃兰	015
流星闪着白光在天边消逝	016

1958—1969

陕北观灯	019
走呀, 伙伴	021

1970—1979

我爱·····	025
致诗人·····	026
映山红·····	028
星星束·····	030
动物园又到了批珍禽异兽·····	033
告别辞·····	034
哀歌·····	036
钟声·····	037
雪地之灯·····	038
写在天花消灭了的时候·····	039

1979—1989

致艾青·····	043
将军靴·····	044
邂逅·····	045
圆明园秋思（组诗）·····	046
遗·····	051
今夜，海湾汹涌着波涛·····	052
霜晨·····	054
友谊·····	055
哑女·····	056
你是·····	057
根的独语·····	058
大地·····	060
真想撑了油纸伞和你·····	061
逆鱼·····	062
为被刷新的纪录欢呼·····	064
石壁中的少女·····	066
南方，多雪的冬季·····	068
与我同行·····	070